

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“里”“俚”“哩”

陈山青

(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, 湖南 株洲 412007)

[摘要] 湖南汨罗湘语中的虚成分“里”“俚”“哩”均读[li], 主要有5种功能: 代词词尾、形容词重叠式词尾、副词重叠式词尾、语气助词和话题标记助词。它们极有可能是一组同源虚成分, 本字都是方位处所义的“里”。

[关键词] 湘语; 汨罗方言; 虚成分; 语源; 里; 关系

[中图分类号] H174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4-117X(2014)06-0106-06

On the Function Elements of “[li]里” “[li]俚” and “[li]哩” in Miluo Dialect in Xiang

CHEN Shanqing

(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,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Zhuzhou, Hunan 412007 China)

Abstract: The function elements of “[li]里” “[li]俚” and “[li]哩” in the Miluo Dialect in Xiang are all pronounced [li]. There are five main functions: pronouns suffixes, adjective over-lapping suffixes, adverb suffixes, modal particles and topic marker particles. They are very likely to have the same etymological root, and the etymological character of “[li]里/俚/哩” is the locative word li(里).

Key words: Xiang language, Miluo dialect; functional elements; etymology; [li]里; relationship

虚成分指意义“较虚”的语素, 包括虚词及构词或构形的语缀。^[1] 湖南汨罗湘语中的“里”“俚”“哩”是较有特色又很活跃的一组虚成分, 均读[li]。主要有5种功能: 代词词尾“俚”(我俚_{我们})、“里”(么里_{什么}); 形容词重叠式词尾“哩形”(跳跳哩_{形容急切的样子}); 副词重叠式词尾“哩副”(抱到抱哩_{偶尔}); 语气助词“哩助”(手机哩_{手机呢?}); 话题标记助词“哩话”(吃得苦哩_{还是赚得到钱}还是能赚到钱)。

本文主要对汨罗湘语虚成分“里”“俚”“哩”(依习惯记的俗字形式)的功能进行描写, 并就其语源及关系进行探讨。文中所记以笔者母语长乐镇方言(下文简称“汨罗方言”或“汨罗话”)为准。汨罗话声调6个: 阴平[33]、阳平[13]、上声[24]、阴去[45]、阳去[21]、入声[43]。文中写不出本字的

用同音字替代, 在右上角加小等号“=”标示(放市_{使劲})。

一 虚成分“里”“俚”“哩”的功能

(一) 代词词尾“俚”“里”

“俚”是复数代词兼问人疑问代词词尾, “里”是询问事物、状况、原因的疑问代词及指示代词词尾, 同读[li³³], 与后附性方位处所词“里[·li³³]”(轻声, 如‘屋里’)同音。

1. 复数代词词尾“俚_复”

“俚_复”附于单数人称代词“我、尔、他/佢[tcɿ²¹]_他”“人家”及疑问代词“谁”后构成复数形式。如:

收稿日期: 2014-10-11

基金项目: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(批准号10BY017)

作者简介: 陈山青(1968-), 女, 湖南汨罗人,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、博士, 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及影视语言文化。

(1) 我俚/尔俚下姓程(我们/你们都姓程)。

(2) 他俚/佢俚几兄弟下会读书(他们几兄弟都会读书)。

(3) 人家俚何里讲尔莫听(人家怎么说你别听。^{“人家俚”为“人家”的复数形式。})。

(4) 比赛 谁俚 赢咯(比赛哪些人/哪方赢了啊。^{“谁俚”为“谁”的复数形式。})?

从上述例句看,复数人称代词词尾“俚_复”大致与普通话“们”相当,但使用范围要小些,虽有“人家俚、谁俚”的说法,数量却只有两个(普通话“人家、谁”无单复数之分,不说“*人家们”“*谁们”)。而“们”的使用面要宽得多,可附在表人名词或词组后构成复数形式或表示“等人”“某一类人”。如“父母们、先生小姐们、雷锋们”,甚至能在拟人句中附于动物和指物名词后,如“猪狗们、石头们”。汨罗话则无“*父母俚”“*先生小姐俚”“*猪狗俚”之说。

需说明的是,“我俚”等6个代词复数形式都有三重意义,除了复数义外,还有单数义(作领属性定语),如“我俚姆妈(我妈妈)、人家俚爸爸(人家爸爸)、谁俚哥哥(谁哥哥)”,以及名词义如“在我俚(在我家)、在人家俚(在别人家)、在谁俚(在谁家)”。

2. 疑问代词词尾“俚_疑”“里_疑”

含“俚_疑”“里_疑”的疑问代词基本形式有5个,问人的“谁他俚(谁。专用于反问)”,问人、问处所的“谁俚(‘谁’的复数形式;谁家)”,问事物的“么里(什么)”,问性质、状况的“么里样(怎么样)”,问原因、情状方式的“何里(为什么、怎样)”。例如:

(5) 谁他俚有尔个条件好来(谁有你的条件好啊_{反问})?

(6) 我不晓得他在 谁俚 (我不晓得他在谁家_{问处所})。

(7) 尔找我有 么里事啊(你找我有什么事啊)?

(8) 装修搞得 么里样得(装修搞得怎么样了)?

(9) 爹爹 何里不讲话啊(爷爷为什么不说话啊)?

例(6)“在谁俚”的“俚”即“家”义,表处所,本字就是居处义的“里”。例(5)“谁他俚”中,“俚”的本字同样也是“里”。复数及问人疑问代词多写做“俚”,只是记录方言的一种习惯写法而已。

3. 指示代词词尾“里_指”

“里_指”的指示代词形式有两个:一是别指“别么里_{别的、别的什么}”,指示某一(某些)事物之外的事物;二是任指“是么里_{任何(什么)}”,指示任何人或事物。如:

(10) 还有 别么里事冇(还有别的什么事没有)?

(11) 她是 么里事不做个,是 么里人不喊个(她什么事不做的,什么人不叫的)。

(二) 形容词词尾“哩_形”

“哩_形[li²¹]”为“AA哩”“ABB哩”形容词重叠式词尾。清代学者范寅在《越谚》“‘哩’字之谚第十四”中解释道:“哩”(漓漓哩_{婴儿撒尿}),越谚为语助尤多,大抵以“哩”作“貌”解。^[2]这种解释适合汨罗话“哩_形”,其意义类似古汉语的“然”,略等于“……的样子或情状”。

(1) 今日好冷,手子脑硬 呵呵哩痛(今天很冷,手指头啊生痛生痛的)。

(2) 他射射哩跑开得(他射箭般跑掉了)。

(3) 伊[i²⁴]块布软麻麻[ma³³]哩(这块布软软的)。

(4) 伊爱⁼洗衣粉洗待⁼ 泡泡哩[ku²¹]哩(这洗衣粉洗起来泡沫很多很多)。

“哩_形”是形容词重叠式的构成要素和标志,使重叠式具有状态形容词性,语义上起加强描状性作用。^[3]

(三) 副词词尾“哩_副”

“哩_副”是“AXA哩”重叠式副词词尾,“X”为中缀,常由“到”或“数”充当。“哩”的发音同“哩_形[li²¹]”。这类词语数量不多。

(1) 芋头呵⁼ 抱到抱哩吃一餐硬还有蛮好吃(芋头梗偶尔吃一次啊还有那么好吃)。

(2) 他 世到世哩不来个(大意:他长时间不来的)。

(3) 她是 么里安数安哩下位置在个地(大意:她什么都悉心准备好了)。

(4) 他 昼数昼哩不落屋个(大意:他经常 整半天整半天不待在家里的)。

(四) 语气助词“哩_助”

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说:“哩”是方言,跟普通话“呢”4项用法中的两项“指明事实而略带夸张”以及“表示持续的状态”相同。^[4]汨罗方言中有助词

“哩_助”,是陈述兼疑问语气助词(分别称为“哩_{助1}”“哩_{助2}”),使用范围广,具备“呢”的主要用法。

1. 陈述语气助词“哩_{助1}”

“哩_{助1}[li³³]”用在句末,常指明事实,且含有说明某种原因或某个结果的意思;或用于假设复句前一分句的末尾,引出下文。分别如:

(1)我哩还想生一个,就是想她有个伴哩(我们还想生一个,就是希望她有个伴呢)。

(2)尔要是饿得哩,就泡方便面吃(你要是饿了呢,就泡方便面吃)。

“哩_{助1}”还兼表状态持续:

(3)吃得饭有事做,还不是只有坐哩(吃了饭没事做,所以只好(成天)坐呢)。

(4)他夜里不睡觉个,还不是日里就齐是晒哩(他晚上不睡觉的,所以白天就一直睡呢)。

“哩_{助1}[li⁴⁵]”(和用法A的“哩_{助1}”声调不同)用在答语末,确认事实,且带有较浓的夸张意味,往往和表强调的“唔[n¹³]才、是、的确”搭配使用。如:

(5)六楼热不热来?——唔热哩(六楼热不热啊?——那才热呢)!

(6)还在个落妹²[ma²¹]?——唔落哩,落个有打停(还在下没有啊?——是下着呢,下个不停)。

2. 疑问语气助词“哩_{助2}”

“哩_{助2}[li⁴⁵]”表示疑问,用于特指问、中性问、选择问及反问句句末。如:

(7)到得办公楼,我去找谁哩(到了办公楼,我去找谁呢)?

(8)还请不请假哩(还请不请假呢)?

(五)话题助词“哩_话”

“哩_话[li³³]”是最常用的话题标记助词之一,根据其附着对象的性质,可分6小类:

(1)钱哩,多就多用,少就少用(钱呢,多就多用,少就少用)。

(2)想事哩好精工个(大意:想问题呢很精到的)。

(3)要不哩我得伊地,要不哩尔得伊地,反正要留人(要不呢我在这,要不呢你在这,反正要留人)。

(4)以得好哩要话见他(最好呢要告诉他)。

(5)尔讲好得哩就要去上班(你说好了呢就要

去上班)。

(6)吃哩吃不得好多,餐餐还是要吃爱³(吃呢吃不了多少,(可)每餐还是要吃点)。

这6例中“哩_话”分别是体词性、谓词性、连词性、状语性成分以及小句性、拷贝式话题标记,其主要作用是突出话题,缓和语气,增强口语色彩。“哩_话”后一般有停顿,语调略上扬。

二 虚成分“里”“徕”“哩”的语源

(一)复数人称代词词尾“徕_复”的语源

汨罗方言中,“徕”的名词义与表处所的“里”意义相通。前文提到,“徕”并存虚实用法:虚成分:复数/单数人称代词词尾;名词义:家。后者如“下到我徕/尔徕/他徕/佢徕吃饭(都到我家/你家/他家吃饭)”,例中“徕”表居处,意义就是“家”。“里”古有聚居地义。《毛传》曰:里,居也。据此推断,“徕_复”的本字应该就是“居处”义的“里”。两者发音还相同,均为轻声[·li³³]。从语音角度来看,也支持本字就是“里”的观点。

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用“徕”的(也有写“里、裹、哩”的)还见于其他南部方言,如湘语、赣语、吴语等。“徕”的语源已引起学界的关注。张惠英先生在《复数人称代词词尾“家、们、徕”》一文中推测:吴语复数人称代词词尾“徕”就是宅里的“里”,和“家、门”同义,所以也用作复数人称代词词尾。^[5]张先生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汨罗“徕_复”来源于居处义“里”的推论。

另需提及的是,吴语常州话人称代词复数形式“我家、你家、他家”也具有三重意义:复数人称代词义、单数人称代词义及名词义,后两义如“我家老子(我的爸爸)”“你家有客人来连⁴(你家有客人来了)”(语料由汪平先生提供)。显然,其“我家、你家、他家”的三种用法,与汨罗话的“我徕”等完全平行。常州话实义的“家”虚化为复数词尾。“家”“里”同义,从平行发展的角度看,汨罗的“里”完全可以衍生出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的用法。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5届(澳门)年会上,笔者就“徕_复”的语源请教刘丹青先生,他认为“‘徕_复’来源于处所义的‘里’是没有问题的”。因此,汨罗话“徕_复”来源于居处义的“里”。^[6]

(二)疑问、指示代词词尾“徕_疑”“里_疑”“里_指”

的语源

在第一部分中,已论及疑问代词词尾“哩_疑”的本字也是居处义的“里”。那么,“里_疑”“里_指”的本字呢?

普通话方位语素“里”(读本音[li²¹⁴],或读轻声[·li])附着在“这、那、哪”后构成指别、询问处所的指示、疑问代词“这里、那里”和“哪里”。

南部一些方言中以“哩/哩/力”(发音均为[li])作指别处所的指示代词以及作询问处所、人或事物、原因、情状方式等的疑问代词词尾的情形常见,兹举几例:

江西南昌方言:^[7]

□kɔ²¹³⁻²¹里·li(这里) 许里·li(那里)

哪里·li/li⁴⁵ 什哩li⁴⁵(什么)

为/做什哩·li(为什么)

江西芦溪方言:^[8]

该里li⁵³(这里) □le²⁴里li⁵³(那里)

哪里·li 咋哩·li(什么)

江西萍乡方言:^[9]

简里li³⁵⁻⁵(这里) 那里li³⁵⁻⁵(较远的处所)

哪里li³⁵⁻⁵(代词,问处所)

咋哩li⁴(什么) 罗=力=li¹¹⁻¹(怎么、怎样)

严州建德方言:^[10]

伧里li²¹³⁻⁵⁵(这里) 末里li²¹³⁻⁵⁵(那里)

啥哩·li(什么)

闽西清流方言:^[11]

□t^hi²⁴(块)里li²⁴(处所,近指)

扁[〃](块)里li²⁴(处所,中指)

解[〃](块)里li²⁴(处所,远指)

田[〃]里li²⁴(处所,非距离指示)

记[〃]=哩li²²/吉[〃]=□li²⁴/几[〃]=哩li²²(怎么、怎样、怎么样)

从所举方言看,指别、询问处所的指示、疑问代词词尾都是方位语素“-里”,询问事物、原因、情状方式等的疑问代词词尾写作“哩/哩/力”,声韵与“-里”一样,均为[li]。还有声韵调完全相同的,如南昌的“许里·li_{那里}”和“为/做什哩·li_{为什么}”,芦溪的“哪里·li”和“咋哩·li_{什么}”,清流的“扁[〃](块)里li²⁴_{处所,中指}”和“吉[〃]=□li²⁴_{怎么、怎样、怎么样}”。

在同一个词类小系统里,如果词尾发音相同,那么,它们的来源就很有可能相同。这些方言疑问

代词词尾“哩/哩/力”与处所代词词尾(即方位性语素)“里”的发音相同不是巧合,而是来源相同所致。普通话的情况就是如此。

有了前面的分析,回来再看汨罗话“里_疑”,同属疑问代词小类,发音又相同,“哩_疑”(谁哩、谁他哩)的本字是“里”,则“里_疑”(么里_{什么、何里}_{为什么、怎样})也应该是“里”。至于“里_指”,指代词形式只两个(别么里_{别的、别的什么、是么里}_{任何}),又都包含“么里”,其本字(为“里”)就不言而喻了。

(三)形容词词尾“哩_形”的语源

据查检,“AA 哩”“ABB 哩”式形容词词尾“哩_形”并不是汨罗话独有的现象,在南部方言如湘语(湖南)、赣语(江西、湖南、福建)、客话(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)中普遍存在。^[12]此外,无锡、^[13]江苏、^[14]上海^[15]等吴语中也有少量“AA 哩”词语残存。据史料记载,“AA 里”已在宋人话本小说(《京本通俗小说》)中出现,不过只1例,是“白白里”;^[16]最早成批量出现“AA 里”的,是距今超过360余年的吴地(苏州一带)民歌集《山歌》(冯梦龙编);客家方言中,则在瑞士巴色会传教士编写、于1879年出版的客家课本《启蒙浅学》中大量出现词尾“里”(该书汉字本写作“裡[li]”,如“呱呱裡”,“滑溜溜裡”)。^[17]

从读音来看,南部湘、赣、客家等方言中的形容词词尾“哩”的发音与方位词“里”相同,一般读[li]。^[12]从语义语法功能上看,方位词“里”和词尾“哩_形”有密切关联。南北朝时,“里”的词义已从表方位开始虚化,如“红颜啼里灭”“寒田获里静”中的“啼里”“获里”等于说“在啼/获的时候(中间)”,^[18]不再表示特指的方位,而是带上了某种状态在持续之中的意义。唐宋诗词里这种用法很多,如“静里改诗空凭几”(唐·皮日休·《奉和鲁望病中秋怀次韵》“只恐花深里”(《全宋词》·黄庭坚·《水调歌头》)。到了元曲中,越发常见,且有大量“双音节词+里”结构,如“马中枪惊急里脚失”^[19]“慌忙里早把这灯都吹杀了”(《全元曲·杂剧三》),这些“里”进一步虚化,完全表示处于某种状态之中,这与词尾“哩_形”的意义有相通之处。石汝杰先生在分析《山歌》中的“AA 里”时,说“里”可能就是方位词“里”,^[20]是有道理的。

据上推测,“哩_形”很有可能由方位词“里”虚化而来。

副词重叠式词尾“哩_副”是由于“哩_形”的感染作用而出现的,其语源和“哩_形”自然相同。

(四)语气助词“哩_助”的语源

吕叔湘先生认为“哩”来源于“在裏”。^[21]“在裏”本来是“于此”义,表示存在。“在”和“裏”单用,开始仍有表存在的意思,而后逐渐虚化为语气词。向熹先生支持该观点:中古句末语气助词“里(裏)”来源于“在里”,并认为“在里”的“里”即是由汉魏开始作方位词的“里”发展而来。^[22]近代汉语语末助词“哩”即是“里”的直接继承。太田辰夫先生指出:语气词“哩”(即后来的“呢”)的来源是“‘里’‘裏’(‘裏’的俗字还有‘俚’‘哩’‘裡’等形式)等表示处所的词。从唐五代就有一些”,写作“里”。宋代用“裏”。元曲中多作“哩”。他还指出:“‘里’‘裏’分为两个,一个变为句末助词,另一个反过来成为体词,构成‘在裏’等说法”。他认为“在裏”比“里”“裏”的时代更晚。^[23]“‘里’‘裏’成为助词的过程还不大清楚,但总之是从表示某个处所中动作、状态的存在而发展来的”。我们赞同太田先生的观点。吕、向、太田三位先生的看法虽有分歧,但存在共识:“哩”来源于表示存在的“里”,其前身即古处所方位词“里”。

元时“哩”明确表示某种动作、状态现在存在或者不变化,下面转引太田先生所举元曲两例:

(1)你看,他穿着什么衣服哩?(《墙头马上》)

(2)他还不认的我哩。(《陈州粟米》)

该用法在明代继续使用(下3例来自北大语料库):

(3)那猛汉道:“你还不认得我哩!我是当方

有名的蛇船大王。”(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)

(4)行者道:“是你还驮着我哩。我不弄你,你快走!快走!”(《西游记》)

清代可以见到“哩”,但数量少,且是方言性的,因为被“呢”替代了。如:

(5)却见一个管家走来车旁,请个安道:“这会儿主人在上房吃饭哩!”(《孽海花》)

“哩”表持续状态的用法在现代方言中多见,除了汨罗话外(例见陈述语气助词“哩_{助1}”小节),还有河南中原官话如“俺妈在外边等俺哩”,^[24]晋语山西宁武方言如“他正在炕上歇着哩”,^[25]等等。实际上,普通话表持续的标记“呢”(他正在睡觉呢)就是“哩”的变体。^[26]显然,汨罗方言、中原官话、宁武方言助词“哩”的状态持续用法是近代汉语的沿用。

另外,陈玉洁从汉语史和方言角度,也论证了河南话中身兼定语标记、状语标记、语气词等用法的“哩”来自于表示方位处所的名词“里”。^[27]

由上得知,汨罗话语气助词“哩_助”来源于古汉语处所方位名词“里”。

(五)话题助词“哩_话”的语源

刘丹青先生指出: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显示,疑问标记正是话题标记的一个极常见的来源。^[28]毋庸置疑,汨罗方言话题助词“哩_话”由疑问语气助词“哩_{助2}”进一步发展而来,其语源也是“里”。

三 虚成分“里”“俚”“哩”的关系

综上所述,得出表1(符号“□”表示来源的可能性很大):

表1 汨罗方言“里”“俚”“哩”关系表

字形	字音	功能	语源
俚 _复	· li ³³	复数代词词尾	里
俚 _疑 里 _疑	· li ³³	疑问代词词尾	里
里 _指	· li ³³	指示代词词尾	里
哩 _形	li ²¹	形容词重叠式词尾(AA哩、ABB哩)	□里
哩 _副	· li ²¹	副词重叠式词尾(AXA哩)	□里
哩 _助	· li ³³ / · li ⁴⁵	语气助词	里
哩 _话	· li ³³	话题助词	里

从读音看,名词后的方位处所语素“里”(屋里)发轻声[· li³³],虚成分“里_名”“俚_复”“俚_疑”“里_疑”“里_指”及“哩_形”“哩_副”“哩_助”“哩_话”的发音

与“里”声韵相同,都是[li]。

从意义和功能看:汨罗话复数人称代词形式“俚”兼有三义,其一便是“居处、家”(我俚_{我家}),由

此推断出“哩_复”来源于居处义的“里”;疑问、指示代词词尾“哩_疑、里_疑、里_指”和方位处所词“里”也存在源流关系;语气助词“哩_助”和虚化后的处所方位词“里”均表状态持续,本字为“里”已无疑义;话题标记“哩_话”是“哩_助”的进一步发展,其源头还是“里”;形容词词尾“哩_形”带有“……的样子(或情状)”的意味,表达“处于……情状之中”的意义,方位词“里”也发展出状态持续功能,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,正说明两者在意义上存在关联,同时,表义上的状态持续功能又和“哩_助”也联系起来;“哩_副”是受“哩_形”的感染而成为副词词尾的,“哩_形”来自方位词“里”的推论成立的话,“哩_副”的本字自然应该也是“里”。

总之,汨罗方言“哩_复”“哩_疑”“里_疑”“里_指”和“哩_形”“哩_副”以及“哩_助”“哩_话”与后附的方位处所义的“里”音含义联,应该是一组同源虚成分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施其生. 方言论稿·论广州方言虚成分的分类[M]. 广州: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6:60.
- [2] 侯友兰.《越谚》点注[M]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6:93.
- [3] 陈山青. 湖南汨罗方言中的“AA哩”“ABB哩”[J]. 中国语文研究,2009(2):63.
- [4] 吕叔湘. 现代汉语八百词:增订本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:413.
- [5] 张惠英.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[C]. 北京:语文出版社,2000:65-70.
- [6] 陈山青. 湖南汨罗方言复数人称代词词尾“哩”的语源[J].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,2011(1):118-122.
- [7]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. 汉语方言词汇[M]. 北京:语文出版社,2004:559,564,566,568.
- [8] 刘纶鑫. 芦溪方言研究[M].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8:116.
- [9] 魏钢强. 萍乡方言词典[M]. 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8:103,140,151,155,206,332.
- [10] 曹志耘. 严州方言的代词系统:代词[M]. 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1999:137,141.
- [11] 项梦冰. 清流方言的代词系统:代词[M]. 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1999:207,226-227.
- [12] 陈山青. 汨罗话及南部汉语方言中的形容词词尾“哩”[C]//湖南省语言学会第十三届年会(株洲)论文,2009:2-7.
- [13] 叶翔. 无锡方言加强程度的表达方式[J]. 苏州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01(2):107.
- [14] 刘丹青.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[J]. 语言研究,1986(1):11.
- [15] 钱乃荣. 上海话语法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7:68.
- [16] 杨伯峻,何乐士.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[M]. 北京:语文出版社,1992:513.
- [17] 巴色会传教士. 启蒙浅学[M]. 瑞士巴色:巴色会出版,1879:34-56.
- [18] 汪维辉. 方位词“里”考源[J]. 古汉语研究,1999(2):35-37.
- [19] 顾学颉. 元曲释词:2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0:203.
- [20] 石汝杰. 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[M]. 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6:174.
- [21] 吕叔湘. 汉语语法论文集[M]. 增订本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2:61-62.
- [22] 向熹. 简明汉语史:下[M]. 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8:320-321,467.
- [23] 太田辰夫. 中国语历史文法[M]. 蒋绍愚,徐昌华,译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:345-348.
- [24] 郭熙. 河南境内中原官话中的“哩”[J]. 语言研究,2005(3):47.
- [25] 张军香. 宁武方言中的助词“哩”[J].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,2005(1):37.
- [26] 吕叔湘. 吕叔湘文集:汉语语法论文集:3卷[C]//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2:62.
- [27] 陈玉洁. 联系项原则与“里”的定语标记作用[J]. 语言研究,2007(3):69-75.
- [28] 刘丹青. 话题标记从何而来?—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续论[C]//沈家煊,吴福祥,马贝加.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:二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:108-117.

责任编辑:李珂